

# 漢唐醫史的研究

金 鑠

我國歷史悠久，文化發達，醫學上的成就，世界聞名，外人稱爲漢醫，我們自己稱爲中醫或國醫，由上古至現代，經數千年的發展，可以說名醫輩出，無論在醫藥，病理，內科或外科等，皆有傑出的發明，所謂黃帝鍼灸，神農本草，素女脉訣三派（註一）是上古時最基本的發明，其傳於後世的，如靈樞經是黃帝鍼灸的一派，本草經是神農本草的一派，難經是素女脉訣的一派，考其書，固然大部份是後人假托的，但都是出於專家之手。又如：「華元化爲黃帝鍼灸的一派，張仲景爲神農本草的一派，秦越人爲素女脉訣的一派」（註二）張仲景的傷寒論，金匱要略，集漢以前醫學的大成，漢以後如皇甫士安的甲乙經，陶弘景的名醫別錄等，皆各有專長。

隋唐時代，巢元方的病源候論，孫思邈的千金，王燾的外臺秘要，仍未脫離古典範圍。

宋代比較重視醫學，官修的有太平惠民，和劑局方，聖濟經，聖濟總錄等。私人撰述的有陳直的養老奉親書，洪氏經驗方，夏德的衛生十全方等，不下數十種之多。

至金元，醫學開始有門戶之見，四庫全書提要醫家類有謂：「儒之門戶分於宋，醫之門戶分於金元」。這是指劉河間，張子和、李東垣、朱丹溪四大家而言。明代以李時珍的本草綱目，淵遠宏富，最爲著名。其次如張景岳，薛立齋，趙獻可，李士材等，皆一時名家。

清代醫學，勝於前代，名醫和名著，不勝枚舉。如王肯堂的燈治準繩，張路玉的醫通，吳謙的醫宗金鑑等，清廷除官修的醫宗金鑑外，另有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，此外如徐靈胎，柯韻伯，王孟英，魏玉璣，程鍾齡等人，皆一代名醫。

民國以來因時代的進步，中西醫學流傳日盛，無論舊醫學的整理，醫學書籍的編纂，醫學史的研究，都值得注意。

我國歷代名醫名著，以及醫事制度，均未能做有系統的記載，關於醫史的研究，亦鮮有專書，唐時甘伯宗的名醫傳，早已失落，明代李廉的醫史，徐春甫的古今醫統，清代古今圖書集成上的醫部列傳等，均未能詳述醫事的沿革及進化的背景，比較用綜合方法整理出來的，僅民二十一年伍連德和王吉民合著的 *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* 以英文寫成的中國醫學史，其中四分之三述近代醫事，其他時代很簡略，另外民廿六年陳邦賢出版的中國醫學史史料很多，但有堆砌之感。又最近劉伯驥著中國醫學史亦簡略。

醫學是人類文化的一部份，所以研究醫學史，必須從文化史入手。先秦時代，是我國文化生長發達時期，關於醫學上的知識，殷商時代，可能有之，到了周秦時代，確已發達。經兩漢下逮唐代，可以說達到極盛了。茲就醫學思想的演進，漢唐名醫，以及醫事制度，西方的影響等方面，略為介紹，至於病名及藥名暫從略。

## 一、醫學思想的演進

人類生活環境，可以影響思想，而思想又是生活的力量；生活力量所創造，所奮鬥出來的成績，就是文化。人類文化的高低，端視其生活環境如何，生活環境簡陋，思想單純，則文化低；反之則文化高。上古人類過着野蠻生活，民智未開，思想單純，文化低落，人類生活，一切聽命於神，受神的支配，屬於思想一部份的醫學思想，當然亦不例外。故上古人醫病，在神權籠罩下，以祈禱為主，古籍上的記載不勝枚舉，茲舉例如：

內經：「古之治病，可祝由也已。」

素問：「余聞古之治者，惟其移精受氣，可祝由而已也。」

靈樞：「黃帝曰：『其祝而已者，其故何。』歧伯曰：『先巫者，因知百病之勝，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，可祝而已。』」

說苑：「吾聞上古之為醫者，曰苗父；苗父之為醫，以管為席，以芻為狗（註三），北面而祝，發十言耳，諸扶而來者，

輿而來者，皆平復如故」。

莊子：「夫芻狗未行也，盛以篋衍，巾以文繡，尸祝齋戒以將之，及其已陳也，行者踐其道脊，蘇者取而爨之而已」。

韓詩外傳：「命跗治病，不以湯藥，搗木爲腦，芒草爲軀，吹窺定腦，死者復蘇。」

淮南子：「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，文以青黃，絹以綺繡，纏以朱絲，尸祝拘袂，大夫冠冕以迎之，及其用已之後，則壤土草剗而已。」

尚書金縢：「周公禱武王之疾而廖。」

尚書大誥：「民若有疾，予曷敢不于前寧人，攸受休畢。」

尚書唐誥：「若有疾，惟民其畢棄咎。」

論語子路篇：「子疾病，子路請禱。」

當時祈禱者，大多數由巫主持，而且巫的地位很高，史記封禪書載：

「至常太成，有桑穀生於廷，一暮大拱懼，伊陟曰：妖不勝德，太成修德，桑穀死，伊陟贊巫咸，巫咸之興，自此始」。

據司馬貞史記索隱謂：

「尚書伊陟贊於巫咸，孔安國云：贊曰也，巫咸臣名，今此巫咸之興，衍自此。始則以巫咸爲巫覡，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。蓋太史以巫咸爲殷臣，以巫接神事，太成使讓桑穀之災，所以伊陟贊巫咸，故云巫咸之興，自此始也」。

巫既「臣名」，可見他絕非後來女巫之流可比。

古代巫者除主持祈禱外，還用祝，咒，詛，袖，禁等方法，對付病症，如千金翼方禁經唾惡瘡毒法咒語有謂：

「百藥之長，不如吾之膏唾，吾仰天唾殺飛鳥，唾南山之木，木爲之折，唾北山之石，石爲之裂，唾北方之水，水爲之

竭，唾百蟲之毒，毒自消滅，唾百瘡之毒，生肌斷血，連筋續骨，肌肉充實」。

葛洪的抱朴子內編：

「吳越有禁咒之法，能以炁禳災祛鬼，蛇蟲虎豹不傷，刀刃箭簇不入，又能禁水使逆流，禁瘡使血止，禁釘使自出」。祈禱求助於神是間接辦法，詛咒是直接辦法，是一種巫術，以今日科學眼光視之，真是荒誕不經，不過今日鄉村僻野，民俗未開的地方，仍在流行，大概是古代傳下來的遺跡。

再者，上古時期，巫和醫是分開，各自獨立的。

史記扁鵲列傳：「故病有六不治……信巫不信醫，六不治也」。

至於巫和醫的混而為一，是漸漸自然形成的如：

說文：巫彭初作醫。

說苑修文篇：「以巫醫匍匐救之」

周逸書大聚：「鄉立巫醫，具百藥以備疾災」。

呂覽盡數篇：「巫醫毒藥，逐除治之」。

論語：「人而無恆，不可以作巫醫」。

以上都是證明巫和醫的合一，這可以說明，只是祈禱是無用的，還得用方法來醫和藥石的使用。

自周秦以降，仍未完全脫離神權思想，但巫醫漸衰，方士興起，方士們極力鼓吹仙人，仙藥，仙山的說法，史記封禪書上，幾乎滿篇都是這種記載，茲舉例如左：

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，此三神仙山者，其傳在勃海中，去人不遠，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。蓋嘗有至者，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。其物禽獸盡白，而黃金銀為宮闕，未至望之如雲，及到，三仙山反居水下，臨之，風輒引去

，終莫能至云，世主莫不甘心焉。及至秦始皇並天下，至海上，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，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。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，船交海中，皆以風爲解，曰未能至，望見之焉。其明年，始皇復遊海上，至琅邪，過恒山，從上黨歸，後三年，游碣石，考入海方士，從上郡歸，後五年，始皇南至湘山，遂登會稽，並海上，冀遇海中三仙山之奇藥，不得，還至沙丘崩。

又如漢景帝時：

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，上尊之，少君者，故深澤侯舍人，主方，匿其年及其生長，常自謂七十，能使物卻老，其游以方徧諸侯，無妻子，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，更饋送之，常餘金錢衣食，人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，又不知其何所人，愈信，爭事之，少君資好方，善爲巧發奇中，嘗從武安侯飲，坐中有九十餘老人，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，老人爲兒時，從其大父，識其處一坐盡驚。少君見上，上有故銅器，問少君，少君曰：此器齊桓公十年，陳於柏臺，已而按其刻，果齊桓公器，一宮盡駭，以爲少君神，數百歲人也。少君言上曰：祠竈則致物，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，黃金成，以爲飲食器，則益壽，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，見之以封禪則不死，黃帝是也。臣常游海上，見安期生，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，安期生僊者，通蓬萊中，合則見人，不合則隱，於是天子始親祠竈，遣方士入海，求蓬萊安期生之屬，而事化，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。居久之，李少君病死，天子以爲化去不死，而使黃鍾，史寬舒受其方，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，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，多更來言神事矣。

此種說法，兩晉醫學大受影響，因而混入了道家的思想，如葛洪陶弘景等人，都精於醫術，但亦專攻鍊丹秘術兼神仙導引之法。

漢代承大亂之後，人心思靜，在安定的生活中，研究人生道理，因民智已漸開化，神權無法全部控制人心，儒家根據周易洪範大倡陰陽五行之說，將複雜的宇宙現象，化爲簡單，規定一種公式，支配天地間風雲雷雨等變化，以金木水火土五種

物質互相作用，統轄時令，方向，神靈，音律，服色，道德，命運等。雖然王充極力攻擊之（註四）認為是一種迷信，但陰陽五行互相影響，亦不無自然道理，不過把這些道理，以「無爲」二字解釋耳，如王充論衡內自然篇（卷十八）有謂：

天地無爲，故春不爲生，而夏不爲長，秋不爲成，冬不爲藏，陽氣自出，物自生長，陰氣自起，物自成藏，汲井決波，灌溉園田，物亦生長，霈然而雨，物之莖葉根荂，莫不洽濡，程量樹澤，孰與汲井決波哉，故無爲之大矣。

可見王充亦承認陰陽自然道理。人類生長自然中，自然的變化，當然影響人類，這正是天人合一的意義，對醫學上不無幫助的。

魏晉時，除道家思想外，佛教思想亦盛行，至隋唐時佛教學理，更滲入了醫學，故隋唐醫學思想，儒道佛三家兼而有之，如唐初名醫孫思邈「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，弱冠善談老莊及百家之說，兼好釋典」。（註四）

總之，我國醫學思想，隨時代進化而演變，古時民智未開，神權萬能，認爲神可以支配一切，故巫醫頗爲盛行，及至民智開化，醫學正式獨立，醫學思想亦脫離神權支配，醫學有真正學理，醫學思想亦學術化了。

## 二、漢唐名醫

我國醫學，至漢代極爲隆盛，淳于意，張機，華佗，是卓絕千古的三大名醫，茲列舉其事跡如左：

（一）淳于意——號太倉公，齊太倉長，臨菑人，師承同郡元里公乘陽慶，慶所學出於扁鵲，而又傳給倉公，史記倉公傳謂：「少而喜醫方術，高后八年，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，慶年七十餘，無子，使意盡去其故方，更悉以禁方予之，傳黃帝扁鵲之脈書，五彩診病，知人生死，決嫌疑，定可治，及藥論書，甚精。受之三年，爲人治病，決死生多驗。」

倉公專長內科，爲人治病，特別注重經驗及脈切，「然左右行遊諸侯，不以家爲家，或不爲人治病，病家多怨之者」。

（註五）文帝四年，被人誣告有罪，幸而其少女緹縈，上書求救，免於一死。



文帝四年，中人上書，言意以刑罪，當傳西之長安，意有五女，隨而泣，意怒，罵曰：生子不生男，緩急無可使者，於是少女緹縈，傷父之言，乃隨父西，上書曰：妾父爲吏齊中，稱其廉平，今坐法刑，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，而刑者不可復續，雖欲改過自新，其道莫由，終不可得，妾願入身爲奴婢，以贖父刑罪，使得改行自新也。書聞，上悲其意，此歲中亦除肉刑法。（註六）

（二）張機一字仲景，南郡涅陽人，漢靈帝舉孝廉，以廉能稱著，建安中，官至長沙太守，自幼學醫於同郡張伯祖，盡得其傳，著有傷寒論金匱二書，馳名於世。此二書皆本素問和靈樞之精義，集古典醫學之大成，傷寒論共廿二篇，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，一百一十三方，爲後世內科之權威。金匱是記載雜病的全書，坦切易讀，亦爲後世所推崇。

仲景的醫道，完全從經驗學來，如「古者上醫相色，色脈與形不得相失……下醫診脈知病原由」（註七）又「不須汗而強汗之者，出其津液，枯竭而死；須汗而不汗之者，使諸毛孔閉塞，令人悶絕而死；不須下而強下之者，令人開腸洞泄，不禁而死；須下而不與之下者令人心內懊憹，脈滿煩亂，浮腫而死。不須灸而強灸之者，令火邪入腹，干錯五藏，重加其煩而死，須灸而不與灸之者，令人冷結重凝，久而深固，氣上衝心，無地消散，病篤而死」（註八）可見仲景既精於診斷，復精於治療，無怪後世推崇他爲醫中之聖。

（三）華佗一字元化，沛國譙人，一名勇，遊學徐土，曉養性的方法，亦通數理。身體強健，九十餘歲，仍有壯容，一時稱爲仙人。華佗精於外科，無論施麻藥，開刀或縫合，和近代外科手術完全相符。後漢書華佗傳有謂：

精於方藥，處劑不過數種，心識分銖，不假稱量，針灸不過數處，裁七八九，若疾發於內，針藥所不能及者，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，既醉無所覺，因割破腹背，抽割積聚。若在腸胃，則斷截瀉洗，除去疾穢，既而縫合，敷以神膏，四五日創愈，一月之間皆平復。

佗除精於外科，對婦產科亦有獨到之處，如：『有李將軍者，妻病，呼佗視脈，佗曰：傷身而胎不去，將軍言間實傷身

，胎已去矣。佗曰：「案脈胎未去也」，將軍以爲不然，妻稍差，百餘日復動，更呼佗，佗曰：「脈理如前是兩脈」，先生者去血多，故後兒不得出也，胎既已死，血脈不復歸，必燥著母脊，乃爲下針，並會進湯，婦因欲產而不通，佗曰：「胎死枯燥，勢不自生」，使人操之，果得死胎，人形可識，且其色已黑，佗之絕技，皆此類也」(註九)

華佗很懂運動和鍛鍊身體，可以防病的道理，某次佗對其學生吳普謂：「人體欲得勞動，但不當使極耳，動縱則穀氣得銷，血脈流通，病不得生，譬如戶樞終不朽也。是以古之仙者，爲導引之事，熊經鴟顧，引挽要體，動諸關節，以求難老。吾有一術，名五禽之戲，一曰虎，二曰鹿，三曰熊，四曰猿，五曰鳥，亦以除疾，兼利蹠足，以當導引，體有不快，起作一禽之戲，怡而汗出，因以着粉，身體輕便而欲食」(註一〇)。吳普遵佗的指示，鍛鍊身體，果然有效。因而耳目聰明，齒牙全堅，活九十餘歲。

華佗生性古怪，雖精於醫術，但耻以醫見業，卒因違抗命令，被曹操下獄處死，佗臨死時，以一卷書給獄卒吏，並表示讀此書可以活人，獄吏怕犯法不敢接受，佗亦未勉強，乃以火燒之。可見華佗之醫學，除傳授其生徒吳普樊阿外，亦有著述，不幸因獄吏不敢接受而失傳。

當然，漢代醫家不祇此三位，東漢時蔡邕、淳于、樊阿等人，亦皆漢代傑出者，在此不一一敘述。

唐代，國威遠被，文化發達，醫學更爲進步，醫學書籍不下百餘種，(註一一)惜多已散佚。至於名醫：

(四) 孫思邈——孫思邈不僅是唐代名醫，亦國醫中少有出其右者，孫氏京兆華原人，生於北周時期，自幼聰敏，以聖童見稱，因受老莊思想影響，超然自得，從不作官。新唐書隱逸列傳載：

通百家說，善言老子莊周，周洛州總督，獨孤信見其少，異之曰：聖童也。顧器大難用爾；及長，居太白山。隋文帝輔政，以國子博士召不拜，密語人曰：五十年後，有聖人出，吾且助之。太宗初，召詔京師年已老，而聽視聰瞭，帝歎曰：有道者，欲官之不受，顯慶中復召見，拜諫議大夫，固辭，上元之年，稱疾還山。



但是對醫學有深刻的研究，著千金方三十卷，凡脈決，針法，養生之術，無不具備。又自注老子莊子福祿論三卷及攝生真錄等，極爲時人所崇敬。宋令文孟詵盧照隣等，以師禮事之。

思邈的千金方，其論病雖本內經，但亦兼採後世新法，其用藥未必全本神農，可謂自成一家，所以思邈自謂：「人命至重，貴於千金，一方濟之，德踰於此」(註二)

(五) 王燾——乃王珪孫，精通醫學，著外臺秘要四十卷，亦唐代名醫之一，初在臺閣任職二十年，久知洪文館。因此，對古典醫學有精湛的研究，天寶年間外調，出守大寧，其醫學著述，次第完成，故以外臺名其書。新唐書列傳王珪傳載：

有珪孫燾旭，性至孝，爲徐州司馬，有母疾，彌年不廢帶，視絮湯劑，數從高醫游，遂窮其術，因以所學著書，號外臺秘要，討釋精明，世寶焉。歷給事中，鄭郡太守，治聖於時，(旭見酷吏傳)

王燾秘要的特點，是理論與實際並重，補救有論無方，或有方無論的缺憾。又特別注重方證及灼艾的方法，乃醫學上的大進步。

(六) 甄權——許州扶溝人，亦因母病，爲盡孝道，與其弟立言，專心學醫，惟對針方一道，特別專長。太宗頗爲重視他。著有脈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。舊唐書方伎列傳載：

嘗以母病，與弟立言專醫，方得其旨趣，隋開皇初爲秘書省正字，後稱疾免，隋唐刺史庫狄嶽苦風患，手不得引弓，請醫莫能療，權謂曰：但弓箭向塚一針，可以射矣。針其肩隅一穴，歷時即射，權之料疾，多此類也。貞觀十七年，權一百三歲。太宗幸其家，視其飲食，訪以藥性，因授朝散大夫，賜几杖衣服，其年卒。

(七) 張文仲——洛州洛陽人，久在尚藥局任御醫，斷症如神，其本傳載：

則天初，爲侍御醫時，特進蘇良嗣於殿庭，因拜跪，便絕倒，則天命文仲慈藏隨至宅，候之，文仲曰：此因憂憤邪氣激也，若痛衝脅則劇難救，自朝候之，及未食也，即苦衝絞痛，文仲曰：若入心則不可療，俄傾心痛，不復下藥，日吁而

卒。

文仲尤善於療治風疾，武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名醫，共撰療風氣諸方，四時常服。又經重大小諸方十八首，晚年再撰隨身備急方三卷，名嘯一時，至中宗以後，諸醫咸推文仲爲首。

唐代不僅醫學發達，藥學亦頗進步，唐高宗命司空英國公李勣以陶隱居所註神農本草經，增爲七卷，世稱唐本草，顯慶年，又增訂五十三卷，改爲唐新本草，此外孟詵撰食療本草，蕭炳撰四聲本草，楊損之撰刪繁本草等。

### 三、醫制的變革

我國醫學，至周代已有文獻可考，關於醫事制度方面，設有食醫、疾醫、瘍醫；又置醫師，府，史，徒，主管醫政。周禮天官：「醫師上士二人，下士二人，府二人，徒廿人，掌醫之政令，聚毒以供醫事」，又食醫中士二人，掌和王之六食、六飲、六膳、六饔、百醬、八珍之齊」。「疾醫中士八人掌養民之疾病」。「瘍醫下士八人，掌腫瘍，潰瘍，金瘍，折瘍之祝藥，副殺之齊」。可見當時之制度，非常完備。至秦時，改置「太醫令丞主醫藥」。（註二三）設侍醫手提藥囊，在殿侍立，此即後來的御醫制度。

漢代，是我醫學最隆盛時期，醫制亦有變革，前漢書百官公卿表：

「奉常屬官有醫令丞」又「少府屬官有太醫令丞」

按太醫令地位高，屬太常，丞地位低，屬少府，應劭漢官儀：

「太醫令，周官也，秩千石，丞三百石。」

前者秩千石，後者秩三百石，可見其地位相差甚大。且屬於太常者，等於後來太醫之職，屬於少府者，等於後來內務府的藥房官。

後漢書百官志：

「太醫令一人，六百石，本注曰，掌諸醫，藥丞方丞各一人，本注曰，藥丞主藥，方丞主藥方。」

可見後漢時太醫令奉秩減小爲六百石，改屬少府。且醫和藥已能分開管理，各司其職，亦是進步的現象。

至侍醫，承秦制，專司御前醫療之責，前漢書藝文志：「侍醫李柱國校方技」。顏師古註：「侍醫，天子之醫也」。又設女醫，入侍皇后疾，前漢書外戚傳：

明年許皇后當痼病，女醫淳于衍者，霍氏所愛，嘗入宮侍皇后疾。

按霍光傳：「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，私使乳醫淳于衍，行毒藥殺許后，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，語在外戚傳。始許后暴崩，吏捕諸醫，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」。

師古云：「乳醫視產乳之疾者」。按漢時又有此科之醫道，亦屬太醫令。

由以上可見，漢代醫事制度，很有規模。

隋醫制，由魏晉蛻變而來，無大改變，因不屬本文之內不再贅述。唐沿隋制，小有改革，舊唐書職官志載：

唐祖發迹太原，官名稱位，皆依隋舊，及登極初，未遑改作，隨時署置，務從省便，武德七年，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，尚書，門下，中書，秘書，殿中內侍爲六省。

唐的尚藥局，屬於六省之中的殿中省，地位仍然是御醫的性質，但規模更大。舊唐書職官志記載甚詳：

尚藥局奉御二人，正五品下，直長四人，正七品上，書吏四人，侍御衣四人，從六品上，主藥十二人，藥童三十人，司醫四人，正八品下，醫佐八人，正八品下，按摩師四人，咒禁師四人，合口脂匠四人，掌固四人，奉御掌合和御醫及診候方脈之事，直長爲之貳，凡藥有上中下三品，上藥爲君，中藥爲臣，下藥爲佐，合造之法，一君，三臣，九佐，別人五藏，分其五味，有湯丸膏散之用，診脈有寸，關，尺之三部，醫之大經，凡合和與監視，其分劑藥成嘗而進焉，侍御

醫掌診，候，調，和主藥藥童主刮，削，擣，筴。

由上可見，不惟各定官品，且職掌分明，但新唐書，百官志記載，略有不同，且規定較嚴。

尚藥局奉御二人，直長二人，掌和御藥診視，凡藥供御中書，門下長官及諸衛上將軍各一人與監奉御洩之，藥是醫佐先嘗，疏本方，具歲，月，日 洩者署奏餌日，奉御先嘗，殿中次之，皇太子又次之，然後進御太常，每季閱送上藥，而其朽腐者，左右羽林事給藥飛騎，萬騎病者頒焉。

龍朔二年，改尚藥局爲奉醫局，其人員編制，亦略有改變：

按摩師四人，咒禁師四人，史，書吏三十人，直官十人，主藥十二人，藥童三十人，合口脂一人，掌固四人。

貞觀年間又有更改：

侍御醫四人，從六品上，掌供奉診候，司醫五人，正八品下，醫佐十人，正九品下，掌分療象疾。

唐太醫署，亦隸屬太常寺，其組織，據舊唐書職官志載：

太醫署令二人，從七品下，丞二人，從八品下，府二人，史四人，主藥八人，藥童二十四人，醫監四人，從八品下，醫正八人，從九品下，藥園師二人，藥園生八人，掌固四人。

又新唐書百官志記載：

太醫署令二人，從七品下，丞二人，醫監四人，從八品下，醫正八人從九品下，令掌療之法，其屬有四，一曰醫師，二曰針師，三曰按摩師，四曰咒禁師，皆敎以博士，考試登用如國子監，醫師，醫正，醫工療病，書其痊之多少爲考課，歲給藥以防民疾。凡陵寢廟，皆儲以藥，尚藥太常醫各一人，受之官人，蒞坊有藥庫監門蒞門蒞出給醫師醫監醫正番別一人蒞坊。凡課藥之州，署採藥一人，京師以良田爲園，庶人十六以上爲藥園生，業成者爲師。凡藥辨其所出，擇其良田進焉。

按太醫令掌醫療方法，等於今日的醫院院長或主治醫師，所謂「屬下有四」，就是四科的意思，同時有教，有考，教者稱博士，考有考績和考試。藥園的設置，目的在培養良藥，以備隨時採用，用意至爲美善。考四種博士，等於今日醫學的教授，各有專長，教授一定科目，醫博士和針博士地位較高，且皆有助教。茲據舊唐書職官志詳述如左：

1. 諸藥醫博士一人，正八品上，助教一人，從九品下，醫師二十人，醫工一百人，醫生四十人，典藥二人，博士掌以醫術教授諸生。醫術謂習本草甲乙脈經分而爲業，一曰體療，二曰瘡腫，三曰少小，四曰耳目口齒，五曰角法。
2. 針博士一人，從八品下，針助教一人，從九品下，針師十人，針工二十人，針生二十人。針博士，掌教生以脈經，孔穴，使識浮沈澁滑之候，又以九針爲補瀉之法。
3. 按摩博士一人，從九品下，按摩師四人，按摩工十六人，按摩生十五人，按摩博士教按摩生，學習導引之法。
4. 咒禁博士一人，從九品下，咒禁師二人，咒禁工八人，咒禁生十人，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，以咒除邪魅爲厲者。

#### 四、西方的影響

漢唐時代，和西方交通頻繁，接觸最多。那時的西方——包括印度、中亞、波斯、阿拉伯及大秦（即東羅馬又稱拂菻）等地方，即歷史上的大西域地方。自漢張騫班超甘英三人通西方後，中西文物開始交流，許多在醫學上有用的植物，由漢至唐隨信使的往還，陸續傳入中國，多至數十種。有的冠以「胡」字，有的未冠「胡」字，冠以胡字的如：

1. 胡桃——開寶本草：「張騫從西域帶來」。
2. 胡蒜——本草綱目：「最初是中亞細亞及伊蘭產，由中亞細亞輸入」。
3. 胡葱——唐名醫孫思邈的千金食治：「有胡葱從西方來，其根似胡蒜」。
4. 胡麻——本草綱目：「胡麻本生大宛」。

5. 胡縹——佛教辭典：「有香菜，香菱，胡縹，胡縹等五種，最富於芳草的植物」。
6. 胡瓜——本草綱目：「胡瓜即黃瓜」。
7. 胡豆——本草綱目：「胡豆從西域地方伊蘭輸入」。
8. 胡芥——韓保昇蜀本草胡芥記事載：「產於波斯及印度」。
9. 胡桐——漢書西域傳載：胡桐白草。  
此外尚有胡椒，胡蘿蔔等。至於未冠以胡字的如：  
1. 苜蓿——漢書西域傳：「罽賓苜蓿大宛馬，武帝時得其馬，漢使採苜蓿歸」。  
2. 葡萄——史記大宛傳：「宛左右以蒲陶爲酒，富人藏酒至萬餘石，久者數十歲不敗。俗嗜酒，馬嗜苜蓿，漢使取其實來。於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」。
3. 蕃紅花——本草綱目：「蕃紅花，又名藏紅花，來自西藏，其實是由阿拉伯輸入」。
4. 紅花——本草綱目：「紅花自燕支國輸入」。
5. 沒食子——酉陽雜俎載：「有沒食子產波斯紀事。唐代輸入中國」。
6. 藍靛——本草綱目：「波斯之青黛，即外國之藍靛」。考唐代女人以青黛色染眉目。
7. 金桃——舊唐書本紀：「貞觀二十一年，從康國入貢，金色形如鵝卵，故有金桃之名」。
8. 蒔蘿——開寶本草：「蒔蘿外國名慈謀勒。唐代從波斯輸入」。
9. 菠薐——舊唐書本紀：「貞觀二十一年，泥婆羅國進菠薐」。
10. 無花果——本草綱目：「無花果產揚子江地方，及雲南吳楚越等處，唐代以前從波斯及印度輸入中國」。
11. 橄欖——酉陽雜俎：「橄欖爲唐代波斯輸入品」。



12 阿勃參——西陽雜俎：「阿勃參產拂菻國」，據稱此藥醫皮膚病，其價值貴似黃金。

13 皂莢——陳藏器本草拾遺：「拂菻國之阿勃參，其形低皂莢，與婆羅門皂莢相同」由此語證明蓋皂莢早已傳入中國了。

以上各種植物，除供食品外，大多數皆可作醫藥用，醫學上皆指其為本草，對中國醫學有顯著的貢獻。

自漢魏以來，佛教東漸，印度醫學。影響中國頗深，除佛教學說混入醫學思想外，醫藥和醫方亦漸次傳入中國。開元釋教錄：「東漢之末，安世高醫術有名，譯經傳入印度之醫藥」。至隋唐時代，治療疾病，佛陀祈禱的事情，極為盛行，甚至有許多僧侶兼治醫術。據隋唐經籍志載，僧徒及醫家翻譯的書亦甚多，茲舉例如左：

1. 西域名醫所集西方四卷，本草十二卷。
2. 婆羅門藥方五卷。
3. 婆羅門諸仙藥方二十卷。
4. 龍樹菩薩藥方四卷。
5. 龍樹菩薩和香法二卷。
6. 龍樹菩薩養性方一卷。
7. 乾陀利治鬼方十卷。
8. 新錄乾陀利治鬼方四卷。

至於阿拉伯人（唐大食人），自唐中葉以後，在中國通商者，非常活躍，因此犀角，乳香，龍涎香，木香，丁香，安息香，沒藥，硼砂等藥品，漸漸輸入中國，又如阿拉伯貢方物的白龍腦，薔薇水，寶鐵，香藥，蕃錦等，中國醫藥界都採用，在各類本草上，均可查證。

## 五、結 論

近代以來，因西醫發達，國人對中醫不甚重視，中醫益見衰落。其實我們由醫學史上，詳細研究，發現古人在醫學上的努力，無論在病理方面，診斷方面，治療方面，藥學方面以及醫事組織方面，皆有卓越的成就。張仲景的傷寒論與阿拉伯人拉齊德(Rased)的天花論，在世界上同樣馳名；尤以脈訣針灸及接骨等，決非西醫可比。筆者為發皇我國固有文化，故有興趣對醫學史，加以科學的研究。

醫學史可分為先秦，漢唐近代和現代四個階段，本文簡略的專寫漢唐中國醫學史最重要的一部份，因為漢唐以前是古典時期，漢唐以後是變化時代，故漢唐時代的醫學，在我國醫學發展史上，佔極重要的地位；既集古典之大成，復能融化漢魏以來外來的影響。

## 附 註

- (註一) 曲禮「醫不三世，不服其藥」。所謂三世，就是黃帝針灸，神農本草，素女脈訣。
- (註二)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緒言。
- (註三) 芻狗是用草紮成的狗形，飾以文彩，漢以前巫醫用之。
- (註四) 見王充論衡。
- (註五) 見唐書孫思邈傳。
- (註六) 史記倉公傳。
- (註七) 見素問。
- (註八) 見傷寒論。

〔註九〕後漢書華佗傳。

〔註一〇〕同前。

〔註一一〕見新唐書經籍志。

〔註一二〕新唐書孫思邈傳。

〔註一三〕杜佑通典。

本文是筆者在中國醫史學會年會上講演稿改寫。

